

日藏古鈔本《世說新書》鑑藏者略考

金 程 宇

日藏「世說學」文獻中，以古鈔卷子本《世說新書》殘卷及南宋董弅刊本最為知名，皆中土久佚之驚人秘笈。其中的《世說新書》，自清末楊守敬、羅振玉著錄、影印以來，頗受學界矚目，相關研究甚多。此卷子本雖流傳千載，然長期存藏於東瀛古寺，罕為人知，自明治維新後始流出寺外，此後分載五家，幾經易手，中間之事實細節，尚有待梳理。本文即綜合利用日本漢文典籍、中日學人題跋、日記書信等文獻，對此卷子本的鑑藏者加以考述，或有助於加深對此古鈔本之傳承、屬性之認識。

一、杲寶與古鈔本《世說新書》

今存殘卷正文末有「杲寶」二大字，雖有殘損，但依稀可辨，神田香巖以為此卷當是其舊藏，杲寶為東寺觀智院初祖，見《本朝高僧傳》。杲寶（一三〇六一—一三六二）在今知《世說新書》收藏者中存名最早，特別值得重視。由於《本朝高僧傳》卷十七所載《東寺觀智院沙門杲寶傳》未見國內學者引述，茲錄於下，以供參考。

釋杲寶，不詳本貫，或曰源姓，但州人也。稚投東寺，稟寶嚴院賴寶法印。後往小野，面拜榮海，傳灌頂法，尋受諸尊印契儀軌。又去南都，求益性相。住觀智院，院有五大虛空藏像，寶修求聞持法。白米降壇，誓曰：「不徼世福，唯請道果」，遂得悉地。性氣靈敏，眼空三藏，胸蟠五

車，於真言教特極精義。故時論曰：南山有快、賴瑜，得空海之皮肉；東寺杲寶得其骨髓。寶不任僧綱，專意著述，《大日經疏勘註》二十七卷、《釋摩訶衍論勘註》二十四卷、《二教論鈔》十三卷、《即身義》《東閣聞記》《悉曇字義鈔》各十卷、《心經秘鍵鈔》《菩提心論鈔》各六卷、《秘藏要門》《玉印鈔》各五卷、《東寶記》《門心鈔》各三卷、《十住心論鈔》《金剛頂經開題鈔》《理趣經略鈔》等，都有一百餘卷。其師賴寶著《真言本母集》三十四卷（或曰東寶）、《真言名目體》《大東門記》，弟子元寶撰《釋秘要鈔》十二卷、《覺母集》七卷、《寶冊鈔》、《秘要鈔》五卷。世謂「東寺三寶」，古稱吐珠玉於前，振金聲於後者歟？

系曰：寶公以博衍才，述汗牛書，實當稱密苑僧寶焉。然觀於歎天台子昉之遺唾，而譏評禪宗，此即有心地未鋤荒草者耶？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，且吟義學之佔畢，而比擬格外之玄機者，固矣哉高叟之為詩也。

由上傳來看，杲寶作為日本南北朝時期真言宗學僧，他「不任僧綱，專意著述」，留下了一批極為豐富的佛教著作，而作為外典的古鈔《世說新書》與他又是如何結緣的呢？日本學者杉村邦彥認同神田香巖之說，認為此卷為杲寶舊藏，其去世後歸東寺所有，這一推測基本為學界所接受。值得注意的是小傳中所引的時人評價：「時論曰：南山有快、賴瑜，得空海之皮肉；東寺杲寶得其骨髓。」高野山的有快與杲寶並稱為真言宗的中興之祖，而時人顯然更加推崇杲寶，認為其得空海之「骨髓」，可見杲寶對空海學問

精神之繼承。現存著作中，即多有杲寶對空海著作的註本。作為真言宗的學僧，推測杲寶對空海著述非常熟悉，應當是沒有問題的。

由此可以進一步推測，杲寶對《世說新語》的興趣也許與空海有關。我們知道，空海是極為喜讀《世說新語》的，在其漢文著作《性靈集》卷三中有《勅賜世說屏風書畢獻表》，記其書有「世說屏風兩帖」事。又其《三教指歸》中，《世說》出典層出。如卷上「嗜酒酩酊」，覺明注引《世說》山簡「酩酊無所知」即屬此例。近年來又有學者指出空海的文藝觀與《世說》之關聯。凡此種種，均可說明空海極為熟悉《世說》，由其著作多可窺其端倪。經過空海著作的媒介，《世說新語》在真言宗僧侶中應該是頗為流行的。杲寶收藏此卷子本的事實，或許與他對於空海的推崇不無關聯。

卷子本（卷六）紙背書有《金剛頂蓮花部心念誦儀軌》，這對研究此寫卷的傳播也不容忽視。此書為密教典籍（一卷，《大正藏》收入），一般認為乃平安後期抄本。由此可以推測，全書十卷本，紙背應當大多抄寫了真言密教典籍。全卷在杲寶收藏之前的情形難以詳考，但可以認為是保存在信仰真言密教的古寺中的。此外，正文有日本的朱點和角筆，根據現代日本語言學界的研究，認為是平安中期時所點。這就使得該卷子本的閱讀史大為推前。

二、古鈔本《世說新書》的發現者：西村兼文

卷子本《世說新書》殘卷，至杲寶去世後的五百餘年間，一直沉睡在東寺的寶庫中，直到明治前期（一八七七年前後），西村兼文（一八二九—一八九六）在為東寺整理庫房時發現，並作為謝禮而收藏。這一事實記載在日本明治時期收藏家山田永年的漢詩集《過眼餘唱》中：「嚮寺主某屬余友西村兼文整理庫中古書數千卷，事訖，寺主為贈古書數卷以謝。」（《文筆眼心抄》）「此亦（西村）兼文自東寺獲來物。」（《世說新書》）。現存《東寺寶

翰古器目錄》（二編）寫本，正是當初西村兼文調查東寺的部分記錄（未見有關《世說新書》記載）。

雖然西村兼文獲得謝禮的細節不詳，但很難想象寺主對這些寺寶特別是古寫本具有明確的鑑定能力，我們認為這是西村兼文有意識選取的。這一點可以從西村兼文所獲古書做些推測。由於僧侶一般重視佛教類典籍，而對外典則不甚重視。其中《文筆眼心抄》、《世說新語》均屬於外典一類，或許西村兼文即以此為理由而獲取。西村氏所擇取的均是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古寫本，足以說明其識見之高。

已有學者為西村兼文做較詳細的傳記和介紹^③，茲不詳述。西村兼文主要著作有《增補續群書一覽》、《宮內省御物聖語藏古經目錄》、《本邦古版目錄》、《古梓跋語》、《好古雜錄》（九卷）、《隨見錄》（六卷，或稱「西村隨筆」）等。可見西村氏對日本古寫經、古刊本以及日本典籍都非常精通。他在日本書籍史上，常常被稱為「贗品家」，即兼文曾有過偽造古寫本、古文書、古刊本售人的經歷，比如延喜十三年版《文選》、唐天祐二年版陶淵明《歸去來辭》，但另一方面也說明，當時的日本文物界對其相當認可。

那麼，在這種經歷下，西村兼文所藏的卷子本《世說新書》是否可信呢？筆者認為此卷的作偽可能不大^④。首先從作偽動機來看。此前西村兼文出售給侯爵、清代外交官等人，是為了牟利，而此卷乃贈送給山田永年等友人，分文未取。其次，如後所述，森川竹蔭曾想購買，西村兼文堅決不讓，或許其想待價而沽，但也不排除其珍視此卷之可能。再次，根據學者校勘比較，與後世傳本迥異，斷非所能偽造者。

三、《過眼餘唱》所載古鈔本《世說新書》的收藏諸家

西村兼文人藏卷子本《世說新書》後，一直視為至寶，但最終此卷仍在其生前易手，並裁為五截，其原委如何，山田永年的《過眼餘唱》載之

甚詳：

一卷斷裁藏五家，鳳毛麟角足矜誇。拈鬪所獲是天與，不用紛紛爭寸差。

余又藏《世說新書》零本一卷，併孝標注亦寫焉。此亦（西村）兼文自東寺獲來物。舊為長卷，兼文割愛之後斷裁為五卷。社友山添快堂、森川清蔭、神田香巖、北村文石與余各自分藏焉。初清蔭觀此卷於兼文家，數請兼文。兼文靳而不許。後余偶訪文石，清蔭及快堂、香巖先在。談及古書，文石曰：「聞頃日兼文賞得東寺所藏古書數卷，想必有可觀者。試同諸君往觀，何如？」皆曰：「可。」五人乃相伴訪兼文。兼文為出所獲示之，閱及《世說》一卷，五人齊注目，清蔭色動，急請兼文割愛。四人亦並乞。文石乃謂清蔭曰：「衆人皆欲獲，子不得專之也。宜請主人，為裁為五，以分付五人。」清蔭作色曰：「余請之非一日，子輩卒然來觀，俄謀橫奪，何哉？且裁為五，全璧斯瑕焉。」文石曰：「此故零本，豈謂之全璧乎？裁之何妨。」清蔭憮然。兼文遂以分贈我社五人。五人相携而去，更到旗亭命酒，相俱一笑。乃就席上取卷裁斷為五，而所分行數多寡不等，因拈鬪分之，各獲其一截。酒罷大笑歸家，傳以為我社佳話。去歲文石有故，割愛贈余，以其與余所藏文理相接，更接縫藏焉，即此卷也。其書不知為何人筆。然按書體，恐非唐以下筆。且此卷不題「新語」，而稱「新書」。按《四庫簡明目錄》云：「《世說新語》本名《世說新書》，後相沿稱新語，遂不可復正。」乃此卷之古，亦可徵也。坡翁云：「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，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。」此書大字結密，小字寬綽，可謂盡善盡美者矣。

這一段敘述得十分詳細生動，堪稱書話。可知此卷裁斷五截後，分別為山添快堂、森川清蔭、神田香巖、北村文石、山田永年所藏。其中北村文石

那部分殘卷，後歸山田永年。神田香巖為最後一段。山添快堂、森川清蔭兩段後亦易手，容後考述。

這五位收藏者中，山田永年與神田香巖最為知名，茲略做簡介。

山田永年（一八四四—一九一三），名鈍，號子靜，別號散髮道人、古硯堂、皆山樓等。出身京都商家，主營生絲業和釀酒業。有古書之癖，蒐書與神田香巖並稱。著述有《枕上賸稿》、《古硯堂詩鈔》、《過眼餘唱》、《過眼餘筆》、《文筆眼心抄釋文》等。長於書畫。山田永年根據書體判斷「恐非唐以下筆」，是最早對該寫卷時代做出的鑑定。又據《四庫簡明目錄》，指出「此卷不題新語，而稱新書，……乃此卷之古，亦可徵也」，也是最早利用《世說新書》古卷考證書名者。

神田香巖（一八五四—一九一八），名信醇，字子醇，号香巖，日本明治時期漢詩人、藏書家、漢學家，曾任京都帝室博物館學藝委員。與內藤湖南、羅振玉、王國維等考證學家有交遊。藏書處名曰「容安軒」。其藏書影印者有《容安軒舊書四種》。今大谷大學圖書館保存其主體藏書。

神田香巖藏《世說新書》最末一段，其跋云：

余家藏舊抄《世說》殘本劉孝標注《豪爽篇第十三》，書法端勁香潤，為李唐舊笈矣。按《世說》一書屢經後人竄亂，久失舊貌，《隋志》曰：《世說》八卷，宋臨川王劉義慶撰《世說》十卷，劉孝標注。新舊《唐志》並同。《日本見在書目》亦載：劉孝標十卷。乃知唐代傳本一存其舊，未經改易。迨宋時諸本紛出，卷第遂有改易，陳氏書錄解題、晁氏《讀書志》所云可以證焉。有宋紹興八年董弁刻於嚴州者三卷（此本淳熙戊申陸游重刊於新定。嘉靖乙未袁褰又重雕之，道光戊午周氏紛欣閣又翻刻袁本），各卷分為上下，卷數與隋唐兩《志》異，乃經晏元獻刪定，已失舊觀。明王世貞兄弟又加增損，而以何元朗《語林》屬人，謂之《世說新語補》。於是《世說》舊觀蕩然亡矣。此書舊題云「世說新書」，段成式《西陽雜俎》尚云

「新書」，《菅家文章》有《相府文亭始讀世說新書》詩。黃伯思《東觀餘論》輒云「新語」，則其改稱當在五季末初，後來沿稱新語，無知其初名者矣。此卷尾題「世說新書卷第六」，與今本異同甚多，可補正敘誤者不勝枚舉，實海內孤本，千載之後猶能存臨川之舊者，獨有此卷耳。紙背所寫《金剛頂蓮花部心念誦儀軌》亦七八百年前舊抄。紙尾署「杲寶」，此卷當是其舊藏。杲寶為東寺觀智院開祖，見《本朝高僧傳》。憶三十餘年前與亡友山田永年等四人獲一長卷，截而為五，各取其一，余得末段，即此卷也。他日倘得為延津之合，不亦大快事乎。姑記以俟之。大正四年（一九一五）歲在乙卯春二月上浣。香巖居士神田醇書於古香書室。

這一段考證雖晚於山田永年，但更為詳密。一是從書法角度定此卷為李唐舊笈。二是利用目錄考證殘卷書名為舊，尤其利用了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》《菅家文章》（《相府文亭始讀世說新書》詩）等日本漢籍加以印證。三是考證紙背書法年代。四是考證紙尾署名為杲寶，指出其為舊藏者。此跋撰於一九一五年，考證足見香巖之博學多識，至今仍有參考價值。

此外，《世說新書》的三位收藏者山添快堂、森川清蔭、北村文石，未見學者介紹，茲略加考述。

山添快堂，相關資料極少，僅見林洞海《慶應戊辰駿行日記》明治三年十一月六日「山中靜逸淡海魁堂山添快堂三人的画軸漢製代ナリ」的記載。山中靜逸、淡海魁堂均為明治時期畫家，則山添快堂亦為同類人物。同日記十二月廿八日又有「山添氏おくり物」，「同家弘物女もの唐りんす」。所云山添氏，當與山添快堂為同一人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林洞海付給山添氏費用的事項，大多是織物服裝一類，因疑山添氏的本行與此相關。

山添快堂與山中靜逸（獻）既屬同類人物，則可就其交遊範圍查考。山中獻（靜逸）所編《帖史》（明治十二），卷下載提供法帖者姓名：「市村強堂 山添蠖軒 山田永年 神田香巖 森川清冷 西村兼文 中村二翠 遠山廬

山 佐々木竹苞樓 北村文石堂 杉田萊山堂」，其中山田永年、神田香巖、西村兼文、北村文石堂均是《世說新書》的收藏者。山添蠖軒當亦是這批好古之士的友朋，因疑蠖軒即為快堂之別號。山添蠖軒為明治時期吳服商，京都室町人，名謙。其職業似與上述林洞海日記中之山添氏身份近同，或即同一人物。《大日本現在名譽諸大家獨案內平判優劣第一編》（一八八〇，明治十三）載「山田永年、神田香巖、山添蠖軒」，他們均屬於「翰墨賞古諸派」。在一些畫家名錄裏也能找到「山添蠖軒」（《古今名家新撰書畫一覽》，一八九二，明治二十五），屬「翰墨風流」類。在明治一二年版山添直次郎所編《広益題画詩刪》中，每卷首均署「蠖軒」，知其通稱山添直次郎。此書後有山田永年跋，足證蠖軒與山田永年之交遊。根據日藏《秋景高士圖》所附添書：「此畫元平安山添蠖軒翁舊藏也。蠖軒翁當時有名數奇者。又為鑑賞家……」。蠖軒卒年未詳，然據《當市山添蠖軒翁遺愛品紀州前田家所藏品入札》（京都合資商報會社一九一六），可知其約一九一六前後去世。

森川清蔭，履歷亦未得其詳，試略加考述。現存《續証古金石集》《錢弘俶八万四千塔考》、《灯籠譜》、《大内遺趾》、《豊國石灯考料》等稿本，稿紙有用「京都帝室博物館」者，或其亦如神田香巖一樣，晚年任京都帝室學藝委員一類職務。書稿引書甚博，和漢兼具，按語往往有「清蔭按」字樣，最晚者為明治三四年（一九〇一）。關西大學圖書館內藤文庫藏《唐故三十姓可汗貴女賢力毘伽公主（雲）中郡夫人阿那氏之墓誌》拓本一帖，有湖南題識：「森川清蔭舊藏阿那氏墓誌。癸卯九月。炳卿」。又有《玉篇》一冊，內藤湖南題識：「森川清蔭舊藏高山寺本《玉篇》影刻本一卷。明治癸卯十一月九日。炳卿」。既云「舊藏」，則「癸卯」（一九〇三）此年前後森川氏似當已經辭世。今井貫一《正平版論語影印について》云「圖書館之正平版論語，原為京都森川清蔭之秘笈。明治三十六年春，清蔭歿後，大阪松雲堂主鹿田古井遵其遺志而購得。繼而同年冬，為慶祝古井圖書館之創設，並為傳清蔭好古之名而寄贈者也。」此所記明治三十六年

(一九〇三)春，與內藤湖南購得清蔭遺書之年吻合。

北村文石，即北村文石堂，乃京都古書店名，亦成為店主之號。明治時期，文石堂主為北村豐，通稱北村四郎兵衛，刊有《日本詠史新樂府》(明治二年)、《劔齋畫牘》一卷(明治十二年)、《頤道堂詩鈔》四卷(明治十二年)、《文石堂重刊曹氏吉金圖》二卷(明治十五年)、《論語類編心解》十卷(明治二十四年)、《くちなしの花》(明治二十七年)等。

由以上所考可知，山田永年《過眼餘唱》所載《世說新書》分裁五家，多屬當時好古博雅之士，或稱之為「翰墨賞古派」。日本學者認為『社友』的表現可以窺見此等鑑賞家所組成的一個團體，也可看到他們日常頻繁往來，交換信息，競相獲取珍蹟的情形。

根據《過眼餘唱》一書，山添快堂、森川清蔭的卷子究竟屬於哪一截，顯然無法斷定。這有賴於對其他文獻的利用。以下將對此做進一步考察。

四、楊守敬與古鈔本《世說新書》

楊守敬在《日本訪書志》卷八(羅振玉一九一六年影印本《世說新書殘卷》亦過錄，有小異)記載了古鈔卷子本《世說新語》殘卷：

是卷書法精妙(羅本作「世說新語」古鈔殘卷)，雖無年月，以日本古寫佛經照之，其為唐時人所書無疑。余從日下部東作借校之，其卷首尾殘缺，自《規箴篇》「孫休好射雉」起至「張闔毀門」止。其正文異者數十字，其注異文猶多。所引《管輅別傳》多出七十餘字。竊謂此卷不過十一條，而差異若此。聞此書尚存二卷在西京，安得盡以較錄以還臨川之舊？則宋本不足貴矣。宜都楊守敬(羅本無此五字)。

此跋較略，僅知楊守敬通過日下部東作借得殘卷校過，乃現存之第一部分，

但具體仍不得其詳。實際上，楊守敬尚存真蹟一通，載《世說新書》殘卷之後，此即當年楊氏所題跋者，為此前「世說學」研究者所未引及，亟錄於後：

《世說新語》少善本，以明袁褱為優，今以此冊校之，多有異同，雖不免有脫誤，然足以訂正彼本不少。如「管輅論易」一條，彼本刪注百字；張闔一條，亦刪二十餘字。乃知彼本亦為宋人刪削，非孝標之舊。又如李陽，各本皆誤作高尚人，此作高平；「遂死几下」之下，各本皆有「故懼之」三字，不知此引《晉百官名》，何得贅此三字？王平子條，諸本皆「平子諫之，並言不可」，此本「並」下有「諸」字，蓋郭氏貪欲，令婢路上儻冀，故平子諫之，並言其平日諸不可事也。若脫「諸」字則「並」字不可通矣。又「張闔」條，「張闔即毀門，自至方山迎賀之出辭見之曰：此不見關」云云，彼本見「關」二字互倒而不辭矣，其他兩文互通者不可枚舉。此冊為日下鳴鶴舊藏，不輕示人，以余投契，假我數日，迺書此以還之。光緒辛巳六月朔日荊州楊守敬記。

這段跋作於光緒辛巳六月，即一八八一年六月，與山田永年出版《過眼餘唱》序言所署年月相同。中日學人在東京、西京分別考釋、賞玩《世說新書》殘卷，亦屬巧合。楊守敬云：「今以此冊校之，多有異同，雖不免有脫誤，然足以訂正彼本不少。」指出了此殘卷的校勘價值。此跋對研究該卷的聚散也頗為重要。「此冊為日下鳴鶴舊藏，不輕示人，以余投契，假我數日，迺書此以還之。」可知殘卷第一段此時已經易手，流入明治時期著名書法家日下部鳴鶴手中。然究係山添快堂抑或森川清蔭所藏，題跋中未有揭示，尚有待考證。

五、內藤湖南與古鈔本《世說新書》

內藤湖南是日本中國學的開山學者之一，在東亞學界影響深遠。他不僅是一位史學家，同時還是一位具有鑑識之眼的書畫、版本專家，此點國內學者往往不夠留意。即以《世說新書》為例，其觀點和記載也頗有可供參考之處。

內藤湖南在《訪書涉筆》（載《內藤湖南全集》第十二卷）一文中對《世說新書》其他寫卷的記錄和觀點頗為重要。明治三十六年（一九〇三）十二月六日，內藤湖南與黑板勝美、富岡謙藏、狩野直喜、幸田成友四人一同拜訪山田永年，觀其藏書。其中有《漢書·黥布傳》斷簡、《世說新書》零卷。內藤湖南記錄云：

唐人鈔本，文字秀勁，黃麻紙，烏絲欄，界長六寸四分，橫八分八釐弱，每行十四五字不等，注雙行十六字

郗太尉須節云云，以下捷悟第十一篇を含めて，乃八張百七十二行の卷子本なり。

題作「世說新書」，其改作新語乃始於宋代。京都森川清蔭、神田香巖翁並藏與此相接之斷簡。森川本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往觀一次，七十餘行。其歿後未知落入誰人之手。

這段記載屬於楊守敬、山田永年之後有關《世說新書》殘卷的早期記錄，頗為珍貴。內藤湖南的用詞極為簡潔，除了記錄卷子形式外，尚肯定山田永年所藏此卷子本為唐人鈔本，指出「其改作新語乃始於宋代」。特別值得重視的是，內藤湖南言及明治三十四年（一九〇一）十一月曾看過森川本一事。這就使山添本、森川本殘卷歸屬的疑團終得解開。如前所述，楊守敬所見日下部鳴鶴那截，是在一八八一年。而森川本在一九〇一年內藤湖南

尚曾見過，且未提及楊跋，故知楊氏所見絕非森川本，而只可能是山添本。考慮到日下部鳴鶴的書法地位，他從山添氏手中獲得這一殘卷自屬可能。由此推斷，森川本應屬於「夙慧第十二」一截。

此外，內藤湖南在《容安軒舊書四種序》（大正八年）中亦曾談到此卷：「其藏書處曰容安軒，所儲多古鈔舊槧，而唐鈔四種最為驚人祕笈，曰《古文尚書》五篇、曰《太史公·河渠書》、曰《世說新書·豪爽篇》、曰王子安文一篇。余嘗考《古文尚書》為初唐人手筆，《王子安集》為武周時書，《世說新書》有香巖先生校語，……皆定為李唐舊笈，余審其書法，信然。」可見雖然距離觀看森川本、山田本已有多年，但內藤湖南對此卷子本為唐鈔本之觀點仍未曾改變。

六、羅振玉與古鈔本《世說新書》

一九一六年羅氏影印《唐寫本〈世說新書〉》，末有羅氏一九一六跋文一通，對瞭解此卷子本的聚散離合頗為重要。茲錄於下：

我國《世說》善本、嘉靖袁氏覆宋本外，未見更古者。予所藏有康熙庚子張孟公移錄蔣子遵校本，所定之本為樓所藏淳熙刊本。其書亦三卷，每卷分上下。宣統初元，在東京圖書寮所藏宋本亦三卷，而每卷不分上下。然均是宋渡南以後所刊，皆出晏元獻改卷刪校之本。其未改本、以前本不可見也。但聞東邦藏書家有唐寫殘卷已斬為四，而無由得人吾目。乙卯夏訪神田香巖翁，始知香巖藏其末一截，出以見示，為之一驚。吾又知第一截為小川簡齋翁所得。其二截京都山田氏，其三截藏於小西氏。因請於神田、小川兩君欲合印之。二君慨然許諾，并由小川君為介於小西君，神田君為介於山田君。於是分者乃得復合。神田翁復以所寫跋尾見示。據段氏《西陽雜俎》管家之本謂此書初名「世說新書」，五季末初始改稱「新

語」，其說至精確。予考《唐志》載王方慶《續世說新書》，則臨川之書唐時作《新書》之明證，可補神田翁所舉之遺。亡友楊星吾舍人曾見第一段，載之《日本訪書志》，尚未知古今稱名之異。今影印既竣，爰錄神田翁及楊君之跋於後，並記是卷已析而復合，實得神田、小川兩君之助。而山田、小西兩君之見許，其惠亦不可忘也。爰書之以告讀是書者。丙辰十一月，上虞羅振玉書於海東寓居之四時嘉至軒。

根據此跋可知一九一五年夏羅振玉經神田香巖幫助，至一九一六年十一月終於令《世說新書》殘卷分而復合，影印出版，成就一段書林佳話。這一珍貴古鈔本經過影印而化身千百，開始引起學界的重視。如劉盼遂所作《唐寫本〈世說新書〉跋尾》（《清華學報》一九二五年第二期），即利用的是「羅雪堂先生在日本影印《唐寫本〈世說新書〉殘卷》（民國五年羅振玉在日本印，天津貽安堂經籍鋪發行）」此後王利器《跋唐寫本〈世說新書〉殘卷》（《圖書季刊》一九四五年第六期）所據也是雪堂影本。此後國內《世說新語》整理本，基本都要使用到雪堂印本，該書已成為研究《世說新語》的基本文獻，為學界所普遍利用。即以此而言，雪堂在「世說學」方面的貢獻亦值得銘記。

實際上，羅振玉還是利用古鈔本進行全面校勘的第一位學者，此點似未為學界所關注。在羅振玉致王國維的書信中，可以見到其未刊著作《世說新語校記》形成的一些痕跡。

一九一六年八月十日

日來寫定《世說新語校記》上卷，茲付郵寄奉，到祈印入《叢刊》中。此書據兩宋本、一唐寫本，或為閱者所歡迎乎？中下兩卷，准月內及下月兩次續寄不誤。

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：

小川處之《世說新書》，弟亦付印。兩書所費，甚有限也。

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：

《世說新語》卷中校記三四日寫了，前寄卷上，即可付印矣。⑨惟序中言唐寫本，弟僅見小川、神田二家所藏，今則四家盡見之，乞將序文改正為荷。

一九一六年十月二日：

《世說新語校勘記》祈便寄還，擬在此間排印。

由上可知，羅振玉不僅促成了日藏古鈔卷子本的合璧影印，而且利用兩部宋本及此古鈔本進行校勘，共完成三卷（惜已亡佚）。作為早期的「世說學」文獻學研究，其功績不可磨滅。

七、啓功與古鈔本《世說新書》

楊守敬、羅振玉、山田永年、神田香巖等中日學人、收藏家多認為《世說新書》為唐鈔本，即中國人所抄寫之古鈔本，實際上尚有一種日本鈔本的觀點，似從未引起《世說新書》以及日藏唐鈔本學者的關注。茲略加介紹。

啓功《論書絕句》五十一云：

東瀛楷法盡精能，《世說》、《詞林》《本行經》。

小卷藤家臨《樂毅》，兩行題尾屬太平。

原注：「東瀛所傳古寫本，多出唐時日本書手所錄。如《世說新書》殘卷、《文館詞林》若干卷，《佛本行經》雖後有隋代尾款，實出遼錄者，皆筆法妍麗，結體精美，即在中土，亦屬國工。或以為即唐土名手所書，恐未盡然也。試觀《東大寺獻物帳》，及藤原后所造諸經，固出天平書手之彰明較著者，其與《世說》等蹟，並無二致。蓋當時楷手高品，猶守唐格，和樣之書，尚未形成也。」（下略）

啓功先生的觀點非常明確，「東瀛所傳古寫本，多出唐時日本書手所錄」，指出《世說新書》等古鈔本實為日本抄本。其根據是《東大寺獻物帳》及藤原后所造諸經（通稱光明皇后五月一日經）與《世說新書》的書法並無二致。這就對日藏唐鈔本的屬性提出了質疑。如果這一觀點成立，那麼這些古鈔本的性質和價值就將重新獲得考量。就唐鈔本研究來說，有必要從內容、書風、紙張、紙背、角筆等方面加以綜合考察，《世說新書》亦如是。

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於金陵桂山堂

九月二十日補訂於東京日有所思齋

注

- ① 目前最新的研究是羅哲《過眼餘唱》對《唐寫本世說新書殘卷》流傳的補充，見其新浪博客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blog_15df12360102yewq.html。本文即在此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考察。
- ② 昝寶著有《東寶記》，分為佛寶、僧寶、法寶三編，述東寺歷史甚詳，現存其稿本六卷（一三三二年成書），後由其弟子賢寶增補為八卷，然未涉及此卷子本。
- ③ 市居浩一《西村兼文小伝》，《靈山歷史館紀要》八号。陳紳《辨偽存真：〈文筆眼心抄〉古抄本獻疑》（《域外漢籍研究集刊》第八輯，中華書局二〇一二年版。一六〇頁——一六二頁）
- ④ 范子燁《魏晉風度的傳神寫照——〈世說新語〉研究》（二〇一四年版）第四章「世說新書殘卷考論」（一三六頁），引用二〇一三年陳紳電子郵件，認為該殘卷「乃是近代日本學界偽造的贗品」。
- ⑤ 《神田圖彙博士寄贈圖書善本書影》（大谷大學圖書館昭和六十三年）。
- ⑥ 最後年款，羅振玉過錄本未錄，茲據東京國立博物館網站圖像錄入。
- ⑦ 《內藤湖南全集》誤作「都」。
- ⑧ 原誤作小川，茲據《雪堂校勘群書紋錄》本。
- ⑨ 羅繼祖有按語：《世說新語校記》，札中言付印，但此書實未見，殆欲印而未果印耶？

（中國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）